

任兆麟述記



述記序

嘉定西莊王鳴盛撰

漢人記經所據以為佐證者皆晚周先秦之書孔門七十子之微言而漢人所自為訓故傳記及石渠白虎之議奏或為秘府所藏或為博士所習又皆班班具在唐宋以下去古漸遠古書亡佚者多學者罕見古義之不合於俗者妄憑臆以疑之輒謂漢人自謀此語苟駁前師向壁虛造而經義晦矣今

聖天子在上專攷作人敦崇定學屏黜浮華於是五經古義始復大昌海內蒸蒸嚮風士咸勉自濯磨以應

詔令當斯際也益不但著述宜遵古訓即場屋應試帖括亦將非古不道焉豈非千載之嘉會哉夫子不云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而憲章文武夢見周公一則曰吾從周再則曰吾從周然則好古與從周並行而不相悖也方今聖主既以古學造士則好古即所以遵時尚可安於空疏庸長之陋習而不思自奮邪惟是古書之僅存者窮鄉下邑購訪為難節節抄之本以引其端倪俾後生染指知味然後漸進於博雅不亦善乎任生文田篤志窮經嚮嗜古學有年爰摘取三代兩漢之書幾十種釐為上下冊目曰述記以嘉惠藝林喜以此為說經之佐證而供帖括之取資誠述津之寶筏昏塗之東炬矣行且不脛而走爭先睹之為快聊題數行於簡首以為左券云

乾隆歲在戊申二月既望

敘

記錄之書為昉乎昉諸七十子之從禮古記百三十餘篇載漢志者是已近世舉業家唯肆小戴氏所傳其它遺文逸典流傳至今者舉弗攷也任太學文田嘗依朱子與伯恭呂氏論定禮記篇次分為五類集儒先之說而注之又以課生授徒編錄述記一書首紀小正為敬時大瀆丹書寔傳心要典中如弟子職教學之則小爾雅訓古之遺司馬法軍禮之經曾子立言瀉寔樂記闡義精微以暨伏生傳書韓生傳詩大戴氏記禮童子說春秋晉六經流別也而文字為經統之原養教為生民之本故以許氏說文高氏漢紀終焉書九三十四篇最者重拓林尚書貽余文章唯讀周秦漢儒術兼通天地人二語良自慚悚今當

書以移贈于篇錄是書之指尤有當云爾

昔

乾隆五十有二年歲在強圉協洽橘如之月既望鶴侶楮賓先書于天硯堂

述記發例

昔韓子有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亂茲竊取其義上溯夏商下迄漢代其多足資學人之攷鏡文家之採捨者凡傳書三十餘種

最者校閱各書舉有全本是編為中資鈔錄不得不就簡約童子入塾後先授

小學各書進以四書五經易書詩春秋三禮六子性理書暨左史漢韓歷代名家詩文外接讀庶得倫理雖曰窺豹一斑錄此淹貫全帙

大畧不遑是已

胡五峯謂學欲博不欲難學欲約不欲陋是編雖為兔園小牘必取其理正辭醇羽翼經傳者錄之一切雜學害道之言堅不

敢撓入編中間有移易字句處皆蒐羅宋元舊本近世名人校本摭定匪敢臆亂貽譏大雅

是編原為家塾誦習之本外間傳出遠為友人僊思鏤梓讀者第以此為漁獵筌蹄毋以握珠自足此則鄙人私願也

諸經中儀禮備雅頗不易成誦鄭本韓子之意憂備禮大妻一編問世爾雅三篇訂次五音將續舉焉

乾隆歲次丁未仲夏之月經筵堂筆志

述記總目

震澤任此麟文田 述

上冊

夏小正

周公誥法

管子

家語

詩序

周易乾鑿度

中冊

莊子

尚書大傳

下冊

樂子

武王踐阼記

老子

曾子

孫武子

尸子

楚辭

大戴禮記

逸周書

弟子職

晏子春秋

書序

司馬法

荀卿子

小爾雅

遂古堂正本

門人尤興環兩峰

姪 昌運香社

琛丹崖

宗延耀威

璋秉之

男 昌誥承萊編

河間樂文

韓詩外傳

列女傳

說文

賈子新書

新序

法言

漢紀

春秋繁露

說苑

白虎通德論

鑒閱參訂姓氏

張叙賓王

沈廷芳若園

盧文弼抱經

王鳴盛西莊

彭紹觀鏡瀾

戴震東原

羅有高臺山

余蕭客仲林

江聲鯨濤

章國棠淡園

金學詩二雅

蔣棠華輝

家塾校勘名氏

煙昌運

慶科

宗延

敬

太倉

仁和

餘姚

嘉定

長洲

休甯

瑞金

吳縣

元和

吳縣

吳江

長洲

潘奕雋榕皋

陳毓咸受之

魯仕驥樂廬

曹履棟慈山

褚寅亮瑞升

王昶述菴

孔繼涑谷園

陸烜子章

孫勳石屏

李珏修儒

袁鴻魁蒼洲

吳縣

吳江

新城

嘉善

長洲

青浦

曲阜

平湖

陽湖

吳縣

汪元亮明之

鮑廷博以文

彭績秋士

趙慎玉味辛

洪亮吉稚存

李大儒魯一

高宗元伯陽

宋思仁揚若

馮培仁宇

吳奕偕叢齋

黃之紀星岩

長洲

歙縣

長洲

陽湖

武進

建甯

杭州

長洲

元和

秀水

上元

壬午年已生元

宗昉 字應旂 號受亭 隸寧州廣生

璋 字東之 號香雨 隸寧州廣生 乾隆甲辰 召試

宗環 字美來 號硯南 隸寧州廣生

夏小正

春

正月啟蟄雁北鄉雉震誰作吟魚陟負冰農繹厥耒初歲祭耒始南鳴因見有韭時有俊風寒日滌東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獮

獻魚作祭鷹則為鳩農及雪澤謂初服於公田米苗鞠則見初昏祭中斗柄縣在下柳梯梅杏棧記作桃桃則華隄音鶉

字粥有

二月往稷黍禪初俊羔助厥毋粥給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學祭銷榮並米紫昆小蟲抵蚻來降燕乃睇刺鯉有鳴倉庚崇芒米

此句見類函又載傳述也

三月祭則伏主火出火此句體今正之蟠蠃攝祭竟楊輝羊蟹則鳴頌永米穡妾子始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

為駕掃桐邑范鳴鳩

夏

四月弗柳則見初昏南門正鳴鶯園有見杏鳴蠅王萑秀取茶孫秀幽近此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五月參則見蜂蟻有殷鷄則鳴時有養日乃瓜蜺蜺鳴之與三五日翕望乃伏三字體啟灌蕪鳩為鷹唐蠅鳴初昏大火

中種黍豉磨時煮桃蓄蘭時有見穉始收此句載紀傳本並在頌馬將闕諸則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蟹

秋

七月秀崔翟翟狸子摩肆淫滄生萍廣史死楊火前子注華并秀漢安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柳斗柄縣在下則旦時有露

雨澍茶

八月刺瓜元校殺剝麥吳零丹殺馬羞白鳥二字疑辰則伏鹿鹿人從駕為鼠食中則旦

九月內。火邊。道鴻雁。陟元鳥。登飛。鷗。猶。絕。鮑。則。穴。榮。樹。參。王。始。表。辰。繫。于。曰。此。句。從。宋。雀。八。大。水。為。蛤。

冬

十月。射。祭。獸。初。昏。織。女。正。北。城。南。門。見。則。旦。今。從。徐。國。臣。說。今。從。徐。國。臣。說。黑。鳥。浴。時。有。養。夜。元。堆。入。于。淮。為。蜃。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羊。書。人。不。從。隕。麋。角。

十有二月。鳴。鳶。踴。駒。賁。納。卵。諱。虞。人。入。梁。鷄。始。乳。句。見。乾。鑿。度。鄭。氏。注。舊。本。謂。時。為。新。長。鷄。感。而。始。乳。至。正。月。子。河。猶。正。月。紀。采。其。二。月。後。紀。祭。室。留。

鄒。子

漢。志。鄒。子。名。熊。為。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楚。代。行。注。曰。鄒。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垂。勸。戒。之。風。陳。宜。濟。之。術。

傳。政。

文。王。問。于。鄒。子。敢。問。人。有。大。忘。乎。鄒。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謂。之。大。忘。

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力。生。于。民。功。最。于。吏。福。歸。于。君。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

之。明。然。故。其。道。首。然。萬。世。為。福。萬。事。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不。能。必。見。免。能。必。忠。不。能。必。入。能。必。信。不。

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辭。而。施。之。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論。矣。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于。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于。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縣。鐘。鼓。鐸。聲。而。置。韶。以。得。四。海。之。士。為。銘。于。筭。簋。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

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告。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據。一。饋。而。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

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

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柱。業。既。子。施。難。李。當。然。堪。輕。玉。七。大。夫。佐。而。天。下。治。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輔。伊。尹。遑。里。且。東。門。盧。南。門。頰。西。門。疵。北。門。側。七。大。夫。佐。而。天。下。治。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

比肩也

周公曰吾聞之于政知善不為者狂知惡不改者惑未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

逸周書

文傳

文王在鄒語大子曰厚德廣惠思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為騷修靡泰不淫于美赫桂才茂九土地聖人裁之並為民利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多幣而其務方輸夏箴孔注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詒曰土廣無守可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水旱飢荒無時非務積何修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于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戒之哉

開武

周公告武曰在昔文考順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道九紀三極天九星地州人口在四察日察惟極耳察惟木白金黃位土七順順天得時順地得助順民得和順義財是順德助明順仁無失順聲口察惟言心察惟念五行黑位水赤位火蒼位道有功九紀辰說日宿紀月日紀途月紀刑春紀生夏紀長秋紀說冬紀歲歲紀終九三極既明五行乃常四察既足七順

乃辨明勢天適九紀厥當順德以謀罔惟不行王曰允哉維王一祀武王即位西伯之一年曰王王在豐訪于周公曰予聞國有十淫非不敬不知今而言維格維明戒是祇周公曰淫

政破國動不時民不保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不和淫樂破德德不純民失常淫動破醜醜不足民不讓方言醜同也民心之所

淫中破禮禮不同民不協淫泉破服服不度民不順淫文破典典不式教不類淫權破故官民無法淫昏破職官令不承貨也

考之功緒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華其宅之既秋而不獲維倉其響之王曰格乃言

克殷

序武王率六州之兵以滅殷作克殷

序武王率六州之兵以滅殷作克殷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殺野。帝辛從。王使尚父與百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帝辛登鹿臺。自燔于火。王手
大白以鹿諸侯。商庶百姓咸侯于郊。蒼穹咸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王答拜入適。辛所擊以輕呂。懸諸太白。適二女所。既繼
懸諸小白。乃出場于殿。軍及期。百夫荷素旗于王前。叔振拜。秦假王即位于社。毛伯鄭春。明水衛叔。傅禮召公。龔贊。米師。尚父
牽牲。尹逸筮曰。殷末孫受德。侮滅神祇。不祀。昏暴百姓。其彰顯于昊天上帝。立王子武庚。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南宮
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閼天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實維箕子靈。乃班

大聚

維武王勝殷。撫綏民。乃觀于殷政。告周公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周公曰。且聞禹之禁。春三月山
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土不失其宜。萬物
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夫不失其時。以成萬物。稱賢使能。有財歸之閭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譬之若冬日之陽。
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王曰。嗚呼。允哉。乃召昆吾。吾而錫之金版。鐵盾。而朝之。

序。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

惟一月既南至。昏鼎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如昏北指。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
行。徐國臣曰。合朔也。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次即十二次。如神日行月一次。周天應舍于十有二辰。上言月行一月一周
起于入有右轉也。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次即十二次。如神日行月一次。周天應舍于十有二辰。上言月行一月一周
起于入有右轉也。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次即十二次。如神日行月一次。周天應舍于十有二辰。上言月行一月一周
起于入有右轉也。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次即十二次。如神日行月一次。周天應舍于十有二辰。上言月行一月一周
起于入有右轉也。

時訓

授民時。巡狩祭享。猶是夏焉。

序周公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

作雒

序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雒作雒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保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崩周公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盈

以略元年癸卯成王葬武王于畢二年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俾殷獻氏遷于九畢俾康叔

于殷俾中旒父守于東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觀于洛水北因于邲山洛有邲山今名北平以為天下之大濼

也洙會制國方千里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孔注居治也洛邲以農治國家以大夫九工賈胥市

臣僕州里俾無交為乃設丘兆于南郊以后稷配上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周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

中央冒以黃土將建諸侯取其方士苞以黃土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則土于周室乃位五宮太廟考宮路寢明堂也

周月

月令

序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

證法

序周公聲制文王之證義以垂後作證法

明堂

成王嗣幼未能踐天子位周公攝政六年乃會方國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制禮樂頒度量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王

宮人

序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微以觀察之作宮人六微觀城考言視每觀也觀德持德

王會

序周室既富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作王會

成周之會。擯上張赤帶陰羽。陰羽也。天子南面立。纒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珉。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立于堂上。

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馮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馮。相者太史魚。大行人。受費者八人。周公主東方。太公主西方。王伯規

慎以下其貨物。二十一義。漢以下二。伊尹朝獻商書。非周書。以事類。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

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地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費。其為四方獻令。伊尹為四方令。

職方 采周官

序。王化難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主政。作職方。

王佩 此在下道成之辭

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合為在因時。應事則易。成昌大在自克。不過在數懲。不困在豫慎。見禍在未形。除害在能

斷。用兵在知時。殃毒在信疑。孽子在聽內。化行在知和。不幸在不聞。其過福在受諫。基在受民。固在親賢。禍福在所審。利害在

所近。存亡在所用。離合在出命。尊在慎威。安在恭已。危亡在不知時。見善而怠。時至而疑。亡正處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

不可不察。孔注言以利民為德。得時所為合。應為其機也。所與容皆親近。所利用皆忠良。則福利生。反是則禍害至。按漢志周書七十一篇。注周文記。孔子所採百篇之餘。借中或附益。故多疑。補輯錄。慎風。

芮良夫 王時尚伯訓王及執政臣

芮伯若曰。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后除民害。不惟民害。民乃非后。惟其讐。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

后。惟其怨。類善也。民德兆。后一而寡。不敵眾。后其危哉。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嗚呼。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

乃曠。禍穢。戢遠弗俊。余未知王之所定。爾不圖善。偷生苟安。愚以賄成賢。智籍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惟曰哀哉。我

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飾言。事王實善。有從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

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余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及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反。無曰余為惟爾之禍。

太子晉

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宣王太子名晉也五稱而五窮師曠見太子曰吾聞王子之言高於泰山不遠長道而求一言王子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天下施聞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而遠遠人而徹視道如尺尺時曠曰古之君子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曰如舜者天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已仁此之謂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與不好取必度其正是之謂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於商既有其氣而失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之謂義曠曰宣辨名命王侯君公何以為尊王子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胃子胃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伯伯能移善于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于物天道俱謂之侯土始謂化施于凡也侯能成聲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君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謗乃登為帝稱稯虞舜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曠曰善哉入坐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甯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注瑟于王子王子歌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大師亦善御之曠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女不為夫詩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屢虞取予不疑屢屢亦和緩也曠曰曠臣寡聞而易窮王子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大師自大曠以下至于堯舜禹來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曠歸米及三年皆死者至

殷祝微前事以成後王

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資扶老携幼奔國中虛桀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為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王滅道殘政士民感矣吾為王明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齊齊民往奔湯于野中桀復請湯湯曰吾為王明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湯曰此王之士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吾吾人去湯放桀復臺三千諸候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湯讓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位

周公諡法

張氏守節曰此周書禮法也周代君臣並或作論

維周公也。太公望。開嗣王業。相柳王楚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叙諡法。論者行之迹也。號者表之功也。東服者位

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天。名者

民無能名曰神。揚善厥開曰聖。謂開世而生靖民則法曰皇。德夏天地曰帝。仁義所往曰王。立制及眾曰公。執應八方曰侯。

翼善傳曰。白亮。仁義成明曰舜。二句經緯天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曰文。剛強直理。威疆敵德。

克定既亂。刑民克服。夸志多竊曰武。敬事共上。尊賢貴義。尊賢敬讓。既過能改。執事堅固。安民長弟。執禮敬審。比親之關。尊賢

讓善曰恭。煎醜四方。譖惡不行。思慮果敢曰明。威儀慈倫曰欽。安民大慮。安民法古。純行不二。雅本曰定。一德不解。平易不訾。

禮考曰簡謀慮不惑曰德。辟地有德。甲冑有勞曰襄。有功而還。質淵受讓。慈惠受親曰楚。博聞多能。聰明獻哲曰獻。溫柔賢善

曰懿。五宗安之。協時肇享。秉德不回。大慮行節曰孝。執心克莊曰齊。濟輔就共曰齊。淵源流通。溫柔好樂。安樂撫民。今民安樂

曰康。安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中情見貌曰穆。對辨古執心動懼。此向周敏以敬慎曰頃。容儀恭美。此向周昭德有勞。聖文周

道曰昭。保民育艾。彌年嘉著曰胡。痛久殲殺果敢。追補前過曰剛。柔德考度曰靜。共已辭言。寬樂令終曰靖。惠無內德。此向今

及治而清省。執事有制。布剛治紀曰平。由義而濟。布義行剛曰景。清白守節。大慮克就。不隱無屈曰貞。強以剛果。猛以強義。強

義信正曰威。辟土服遠。克敬動民。辟土兼國曰桓。道德純一。不替宋于禮儀兆民。外內思索。追悔前過曰思。柔實慈民。愛民好

與曰恩。此向周能息群衆。行義說民。始建國都。主義行德曰元。兵甲並作。獻通克服。勝敵志強。死于原野。屢征殺伐。武而不遂

曰壯。通考克殺東正。安心好靜曰夷。執義獲善。慈義短折曰懷。夙夜整肅。夙夜恭事。合言法典曰敬。述善不克。述義不勉曰巧。

有功安民。東德遵業曰烈。小心畏忌曰傳。剛克為伐。思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執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典禮不愆曰戴。不勤

成名。死而志成。死而神能亂而不損。好祭鬼怪。極知鬼神曰靈。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國。隱拂不成。見美整長曰隱。隱天年中

卓大。肆行勞祀。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寤。復恨遂既曰刺。外內從亂。好樂息政曰荒。在國逢難。使民悲傷。在國運慶。亂方作

曰愁。蚤孤短折。莽人短折曰哀。蚤孤殞位。壘遏不通。動祭亂常曰祟。克威旋行。克威患禮曰醜。好內遠禮。去禮違眾曰煇。醜心

曰愁。蚤孤短折。莽人短折曰哀。蚤孤殞位。壘遏不通。動祭亂常曰祟。克威旋行。克威患禮曰醜。好內遠禮。去禮違眾曰煇。醜心

動履曰軌也威德剛武曰圍聖善周闈施而不私曰宣此句今本治民克盡曰使行見中外曰懸懸敵壯志曰夷昭功當民

曰商狀古述今曰譽心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曰安內外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致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名實不爽

曰質不悔前過曰良温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勤政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孫慈和徧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感危身奉土

曰忠息政外交曰撓疏遠繼位曰紕彰義掩過曰堅聲敏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凶年無報曰難教誨不倦

曰長愛民在刑曰克魯于賜子曰愛逆天虐民曰抗好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與曰謬只本忠厚

不更曰愿貞心大度曰匡受禪成功曰禹此下終賞慶刑威從之成聲守正不阿曰君柔質受禪曰慈德正應和曰莫温良好

樂曰良博聞多能曰憲除殘去虐曰湯隱衷之方也景武之方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達為桓剛克為伐柔克為

整履正為社無過為儀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凡注以其明所及為指象其事行也

武王踐詐記相沿舊解文多舛訛今年朱子儀禮馬氏通考本

武王踐詐召師尚父而問黃帝顛頊之道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曰王瑞冕師尚父奉書而入王下堂南面立

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東面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臣聞之其

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其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千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

而為戒書席前左端銘曰安樂必敬右端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右端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

机銘曰皇皇唯敬口生咤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盟盤銘曰與其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

救也楹銘曰母曰何殘其禍將然母曰何害其禍將大母曰何傷其禍將長杖銘曰惡乎危于念懼惡乎失道于嗜欲惡乎相

忘于富貴後漢書注引太公金匱帶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茶則壽履履銘曰慎之勞勞則富本平師冕引太公金匱

鷓豆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愉愉則逃戶銘曰夫名難得而難失毋愆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愆弗及而曰我杖之乎孫以

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仰覽引戶銘曰歸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事皇天敬以先時劬銘曰帶之以

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敬德則崩弓銘曰屈伸之義廣與之行毋忘自過才銘曰造才造才少聞弗忍終身之羞于一

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朱子曰武王諸銘是述成禮之意隨所在以自警王作曆集前曰有周或時大鈞在面序河圖在東序山曰行若君子陪故人君即位謂之踐阼鄭子曰武有成慎之銘盧注觀者人君出今所依臨遠也無怒而誠五句未詳先時先祭時而收齊朱子曰願下真祭之處蔡伯喈曰武王踐阼于太師作銘十有八章撰今載記止載十七章或犯其一抑

與此

弟子職

王伯厚曰禮古今五十六篇弟子職其一也於東發曰弟子職九篇古者小學深博應對進退之事于斯乎有攷始于學則謂人莫先于學凡其儀所執皆學也委作及之免業又次之星山先長音而赴於事後即誦讀也請社又次之通曾然和躬行之功交進此其為文學基本云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其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為學則

右第一章朱子曰此學則也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拊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拊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顏色毋怍

右第二章朱子曰言蚤作之事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週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挾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駁進作對客毋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奉手問之師出皆起至于食時

至于食時

右第三章朱子曰言受業對客之事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衣盥漱跪坐而饋置饋錯食陳善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養之羹中別載存醬非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漿告具而退奉手而立三飯二汁非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唯唯之視同謙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乃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拊前敬祭

右第四章朱子曰言饌饋之事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盡匙。羹不以手。亦有據膝。無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喉覆手。振袪掃席。已食者。作
振衣而降。旋面鄉席。各徹其饌。如于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右第五章。朱子曰。言食徹之事。

九拊之道。實水于盥。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撐。殿中有肅。入戶而立。其儀不貸。正執帚下箕。倚于戶側。九拊
之道。必由奧始。俯仰勢。拊拊無有微。拊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排之以搢。適已。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解。坐執而立。遂出
棄之。既拊反立。是協是稽。

右第六章。朱子曰。言灑掃之事。

奠食復禮。皆將舉火。執燭隔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楸之遠近。乃承殿火。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奉視以為緒。右手執
燭。左手正楸。楸有階代燭。文坐無倍黃者。乃取殿楸。遂出是去。

右第七章。朱子曰。言執燭之事。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徹社則請。有常則否。所說文作正
是也。此作止。

右第八章。朱子曰。言請社之事。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義。周則復始。是為弟子之紀。

右第九章。朱子曰。言退習之事。

管子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違者衆。地辟舉。則民留。度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
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禮義廉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
錯國于不傾之地者。稷有德也。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城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源者。令順

民心也。使民于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形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

形勢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坐而威可載也。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怒不及也。無所也。無所無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解者名之運也。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當理日不言而廟堂既修，見與之交，獲于不覩。也謂不也。見與之役，幾于不結。見施之德，獲于不報。四方所歸，心行之者也。

權修

欲為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人。

乘馬

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能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

版法

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其惡必計其所窮。故用財不可以番，用力不可以苦。用財番則費，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則辱。

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扶以準。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義立之謂賢。

高為其居，危顯其多殺。此言尊高滿大而好務人，以麗主威處賢而自予雄也。計辨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

說而不可以往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多為之說而况其功况此
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捍摘播則擊也持抱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因以盡天地之道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是以
聖人明乎物之性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

樞言

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生者以其氣治者以其名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
阻蓄藏寶也聖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

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戰士衰主積于貴人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

八觀

賢君在工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可罰而不罰也賢君者閉其門塞其途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
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

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園囿必有正非私草木愛
魚鱉也惡廢民于生數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于生數也

法法

不法法則事母常不法法以法不法則令不行雖設法而不得法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
不行則賞罰難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于身則令行于民矣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
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陵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

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為人上者眾謀矣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
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最理

幾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
民不可與處始而可與樂成功

言有辨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為務行必思善不苟為難

大匡

桓公踐位使魯殺子糾齊使至魯乃遂東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忽曰子懼乎忽曰何懼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
今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
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不兩立行不虛至于其勉之入齊境自刎而死管
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小匡 卷四 語

霸言

地大而不溢名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名曰滿兵威而不止名曰武滿三滿不止國非其國也

戒

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內不
考孝弟外不考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忘其身者也

君臣工

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宥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于民則人歸親于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
生上尺是以官人不官重人不事

夫民別而聽之為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于市人之言是以賢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于衆心之所聚是以令
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為非矣

賢君者君善南其臣臣善納其忠也信以繼信善以得善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賢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
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任約臺曰授當作受言君當度才上以
而任之臣亦當自量而受之也
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下交期于正則百姓皆與治焉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于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于胸中謂之聖人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
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

凡人之生也必以正乎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
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善氣迎人親于弟兄惡氣迎人害于戎兵

封禪

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
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鬣車上單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管仲曰古之封禪鄒上之泰百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禘也物
有不召而自至者今鳳麟不來而蓬蒿麥茂鳴鳧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桓公乃止

禁穢

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

地員

凡聽宮如牛鳴窟中凡聽商如雞登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負猪承覺而駭凡聽羽如馬鳴野秦味經
曰以鳴

下六字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風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則君日益輕。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若乃有國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賢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

輕重

桓公曰。吾何以為國。管子曰。惟官山海而可耳。海王之國。陸正鹽筴。莊桓公曰。國無山海不王乎。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譽鹽于吾國。筴十五。吾愛而官出之。以百。
受取也。謂米等十加五者。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推虛也。出者。又于十五。越之百加五。

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徽。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元之。又元。象妙之門。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金玉滿堂。莫知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王稱詞本無。成名二字。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致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殒身不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自

然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琤琤如玉落落如石與河上公本作車注故就

去故成爲車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名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苟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是為元尚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治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執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損

其政悶悶其民漙漙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故民之迷其國曰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起于昂曰言人以耳目所知為至彼方自治大國如烹小鮮以道滋

任述記 卷上 九

天下其鬼不神。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雖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小國寡民。此老子于書無所志。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名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楫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老子于書無所志。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名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楫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老子于書無所志。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名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楫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晏子春秋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而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父孔梁邱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傍。公曰。子之笑何也。晏子曰。曰。

使賢者常守之矣。則大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寬公將常守之矣。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

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指說之臣見二。此臣之所竊笑也。

晏子遊於麥邱。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八十五矣。公曰。善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民得罪于

君。安有君得罪于民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故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于是賜

封人以麥邱邑。

景公為長床。將美之。風雨作。公與晏子飲酒酣。晏子作歌曰。穗兮不得穫。秋風至今殫零落。風雨之不殺也。太上之靡傲也。

歌終而流涕。公止之曰。是寡人之罪也。遂罷他。

晏子曰。禮之可以為國也。與天地並。君令臣共。本當作忠。今多左傳。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左傳作順。禮之經也。君

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不教。子孝而不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

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進已飲晏子曰微樽更之范昭起謂大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大師曰不習范昭歸以告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晏子識之臣欲伐其禮大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夫不出于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大師其與焉

景公問蒞國治民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教民公問求賢對曰無以靡曼辨解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晏子曰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

晏子曰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二者而已矣

景公使吏致千金晏子再拜而辭曰臣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厚矣于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是為宰藏也知者不為也景公曰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于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耶故不敢受命

家語

相魯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行之一年四方則焉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義民

呂覽孔子始同于魯魯人譽之謂曰康樂而耕種之無夫耕之譽義殺之無

郵及三月此大行又誦之曰衣衣而前皆獲我所謂南家衣也我無私

始誅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尸諸朝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乎孔子曰天

下有夫惡者五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記醜而博，憤非而澤，有一于此則不免。君子之詩而少正卯，兼有之。此小人之桀也，不可以不除。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大昏 參小戴記哀公問

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何謂成身？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朱子曰：氣記對曰：下止不違乎物。四字合以下文推之。當從氣記。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不閉當作而能久，未聞其久，氣記作無為而物成已成而明，是天道也。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故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之親是故孝子成身。

儒行 參小戴記

問禮 參小戴記

三恕

孔子觀于魯廟，有敬器焉。問守者對曰：此宥生之器。孔子曰：吾聞其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戒，故置于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子路問曰：有人于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哀冕而執玉。

好生

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甚矣。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虞尚單由訟不決，相與言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于大夫，大夫讓于卿，虞尚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廷。退而以為闕田。子曰：文王之道不可加矣，不令而從，不教而聽。

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者，無紕于此，成文于彼，言其動于近，行于遠，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于旌之忠告，至矣哉。

禮周

孔子通周魯君與之車一乘馬二匹。豎子御。敬叔與俱。問禮與老聃。訪樂于長宏。觀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喟然曰。吾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孔子之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網羅。其末不扎。將尋斧柯。此戒誠不能慎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之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曰。小子識之。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觀于明堂。四門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興廢之戒焉。有周公相成王負斧辰而朝諸侯之圖焉。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成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製造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其所以危亡。是無異于却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弟子行

高柴自見孔子。足不履影。啟篋不綬。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衛鞅之難出而門閉。或曰。此有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徑。曰。此有竇。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竇。有間使老至門啓而出。

賢君

孔子喟然歎曰。鄉使銅鑿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

辨政

孔子曰臣之諫君有五義焉。插諫、諫、諫、諫、諫。直諫、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其風諫乎。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入至其庭曰：「善哉。」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改矣。入其境田疇易。其萊辟。澆漁治。此其恭敬以信。故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以寬。故民不偷也。至其庭。其清明。此其明察以斷。故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六行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故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聲之樂和也。無服之喪哀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况人乎？」

孔子曰：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孔子曰：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會擊子而鼓之。

辨物

郊子朝於魯人曰：少昊以鳥紀官。何也？對曰：吾祖也。吾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大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以鳥。自顓頊以來。不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也。孔子聞之。遂見郊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顏回

顏回問朋友之際。子曰：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顏回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

子路初見

子路初見子曰：以子所能而加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

而羽之數而鑑之其入之不一深乎

孔子為司寇魯人自遠於刑孔子謂宰予曰蘧山十里螳蛄之聲猶尚在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孔子相魯齊人以好女文馬道魯君魯君觀之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今且郭若致膳大夫是則未廢其常也桓子既

受女樂三日不聽國政不致膳俎孔子行宿於郭屯乃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李相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是而望魯作歌曰子欲望魯也山旅之子無齊桓
奈蘧山何據史記仲凡不能與齊後客於魯作五車以刻時疑即謂此類詩也

子曰語云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在厄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路出於陳蔡之間陳蔡大夫兵距之絕糧七日孔子誦詩歌不輟謂子路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

野吾道非邪奚為至於此子路愠而對曰夫子積德懷意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

者本也且止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困而改節子路出子貢入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蓋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修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能為容而志不廢矣子貢出顏

淵曰夫子之道天下莫能容雖然也不吾用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夫子孔子嘆曰有道德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孔子之宋匡人以甲士圍之子路持戟將下孔子止之曰夫詩書禮樂之不講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方法而為答者非

丘之罪也命矣夫由歌吾和女于路彈琴而歌古者操弦必歌以永之非若今人之徒強也此余強歌古樂諸所由也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困誓

史魚病且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置尸牖下可矣靈公

往弔問之愕然曰是寡人之過也命殒于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

者也

五帝德

宰子問于孔子曰：予聞諸榮伊黃帝三百年者，何？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獻賦，壯而教敵，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與炎帝戰于阪泉，三戰得行其志，斷髮衣裳，乘龍扈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時播五穀，應離日月星辰，節開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而利，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請問顓頊曰：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有謀，疎通知遠，養材任地，履時象天，請問帝嚳曰：元囂之孫，蟠極之子也。曰：高辛，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知民，修身而天下服，撫萬民而利誨之，應日月而迎送之，執中而護天下，請問帝堯曰：高辛之子也。曰：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舉舜彭祖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請問帝舜曰：陶唐之孫也。曰：有虞，好學孝友，陶漁事親，寬裕溫良，畏天而愛民，敷明通知，為天下王，使禹敷土，主名山川，后稷播種，務勤嘉穀，羲和掌曆授時，益行火以闢山萊，禹主禮以節天下，變作樂以歌籥舞，皋陶作士，知民之情，皋作司徒，教民率經，請問禹曰：高陽之孫也。曰：夏，后聲為律，身為度，應璽稷稷，為綱為紀，巡九州，陂九澤，度九山，為百神主，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任事陶益，以贊其治，四極之民，莫不賓服。

論禮卷小戴記仲尼燕居孔子問居篇

禮運卷小戴記

辨樂

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說文曰：下有十襄子。曰：吾以是為官，然能于琴，今子手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得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有間曰：有所得，得然思焉，有所

操也。

史記

問玉 卷第五

正論

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違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違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儉從其薄若是其丘亦足矣不度於禮而貪冒及無厭則難以田賦又將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妨焉

子貢問

子貢問曰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郊問

定公問曰古之帝王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問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敬饗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于天子是以不同也謂按周之初郊其日適用上辛故曰始也至魯郊在夏之孟春春秋言卜郊考皆祈穀之郊也

七十二弟子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于耳

子游習于禮子夏習于詩能通其義

季次鄙天下多仕于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嘆之

商瞿好易孔子傳之志焉添雕開習書

曾子

漢藝文志曾子列諸家首王仲厚曰今大戴記中十篇皆在焉劉子登所編七篇朱子謂子精祖說最之祭九故意焉得已無傳劉應臺曰曾子十篇所謂學也以魯保之疏在于斯茲所校錄皆其言之尤精且純者曾子之學在孔門猶能得

立事第一 真科本作
修身篇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強其不能，去欲從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通易者弗從，唯義所在。○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由其序。○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博學而居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謂之說所守言之後人揚之行之，後人責之。○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讓，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處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復之必思無悔，亦可謂慎矣。○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在往來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不倡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三十四之間而無善，則無善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論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馬恥也；壯稱無德，馬辱也；老稱無禮，馬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不能與，馬辱也；弗知而弗問，馬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忘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飭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馬賊也。○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于中而播于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聽其言也，可知其所好矣。○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強，仁者樂道，知者利道。居上位而不溢，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

本孝第二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人有德而不許，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險行以徼幸。○孝子之于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臨焉，祭祀則益之以敬。

立孝第三

曾子曰：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不怠。○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未有君而臣忠，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

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

大孝第四 篇在正曰此篇言人子事親之禮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為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于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身，敢不敬乎？亨孰糗糧，嘗而羞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所謂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養可也，敬為難，故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忠矣。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衡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隱。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修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恐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謂禮終矣。樂正子春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諸夫子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趾步而不敢忘孝也。豈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遺體行殆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草木以時代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事父母第五

單居離問于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從，行之如由己。從而

制言上第六

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仁也，立之則義也。富以節

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辟。辟之不可辟也。君子視死如歸。

制言中第七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能靜哉？貴其能守也。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不得志負耜而行，道凍餒而守仁，君子之義也。知我，我無所訴；不知我，我無所怨。

制言下第八

曾子曰：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乘德之士存焉。

曾子疾病第九

曾子曰：君子苟無以利害義，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之；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老，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與君子游，如入止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則與之化矣。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幾乎而不陷乎哉？

天員第十 王伯厚曰：曾子子處禮，無不講究此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由博而約者也。

單居離問于曾子曰：天員地方，誠有之乎？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天道曰員，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員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

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金水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

神靈者，品物之本也。禮樂仁義之祖也。善吾治亂所作也。陰陽之氣，各得其所，則靜。偏則風，俱則雷。文則電，氣則霧。和則雨。陽

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電，陰之專氣為霧。雷者，二氣之化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鱗之

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為保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魘風龜龍四者，所以役于聖人也。是故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

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截十二宮，以定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相迭治也。其間

不容後聖人立五禮以為民紀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道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服之名序五牲之先後首賤此謂品物之本也

書序

虞夏書

稱之殷商人謂古時無虞夏書也與亦夏書也

稱之殷商人謂古時無虞夏書也與亦夏書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

馬氏曰釐理也共法也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禹氏曰釐理也共法也

後人所立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孔氏曰書有六體典謨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訓詁誓命此篇後體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體訓

義和酒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體訓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史記作誥索釐沃

湯征諸侯萬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按此篇史記有述文可攷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于桀啟于臨條之野作湯誓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傳殷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湯歸自夏至于大桐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咎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大甲元祀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詰體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劾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馬氏本作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于囿作仲丁

何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鄭康成注曰治于亳之殷地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盤庚之諸名篇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

傳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鄭曰名周人來黎勝也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誥體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按泰誓五子史記引作文誓讀如字孔注大會以誓衆此與文誓同

志引作十有一年史記克殷後二年問道異子則序與漢志是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代歸戰識其政事作武成誌體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誌體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奏鄭曰宗作分器

西旅獻雉太保作旅藝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馬不有不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鄭曰二苗一穗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諸侯于東作歸侯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梓材亦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鄭曰此皆士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誌體

周公作無逸狀生大傳作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誌體

蔡叔既死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曰踐踐將遷其君子蒲姑馬氏

蒲姑地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詰庶邦作多方詰體

周公作立政詰體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謂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賓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殛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都成周作君陳命體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君牙命體

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賧刑作呂刑訓體

平王錫晉文侯桓邑圭瓊作文侯之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闕稱曰闕作費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噶還歸作秦誓

詩序

史記列傳孟子述仲元之意序詩言至王肅陸瓌皇甫謐諸家始以詩序為子夏所作陸氏釋文皆說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為毛公合作以歸雖至用之邪國為名開雖序謂之小序以下則大序也然毛傳鄭箋註不分大序小序也康成謂序本自合為一篇毛公始為首論詩以暨之左皆諸書府不合篇即集韻唐以前說與序相發者成毛詩通說一篇以附鄭箋之後也而孟子實成之者也王伯厚謂自期商後言詩莫如孟子詩義者

國風陸元朗釋之風者詩侯之詩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坤乾幽十三國如變風也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

鄭箋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而自為名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國邦焉風也教也風

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

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故政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

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

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

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秦本自詩者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

也鸛巢鳴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道也

憂在道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按列女傳周康王晏朝夫人誦關雎以風刺

焉聖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

道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采芣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芣斯不如姑忌則子孫衆多也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鯀民也

鬼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闕睢之應也闕睢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鵲乃可以配焉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

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按王氏詩考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與俱禮合矣其序耳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先子復生先生詩語云甘棠何以稱召伯周書立民長治說文伯長也非必為東西二伯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儼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鵲巢之功效也召南之大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習違富處其富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標有梅男女之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殿妾進御於君如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

江有汜美勝也勤而無怨媿能無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媿不以其媿倍數媿過勞而無怨媿亦是悔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疆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

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按春秋單伯送王姬時齊景公立五年王姬嫁於齊時齊桓公已立三年作詩者本何必追稱其父之爵以明齊耶鄭

志甘棠與何故標
吳二篇或玉明作

駟虞鶴巢之應也。鶴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苗以時，仁如駟虞，則王道成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張氏易林柏舟，謹慶仁不遇時，麟按：夫子詩傳以此詩為婦人，不得于其夫而作及，遂孟子曰：用序說詩，傳海未定之書也。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工潛，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姜也。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擊鼓，怨舟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以成志耳。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東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所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且敗焉。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旄邱，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泉水，衛文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救陳人君之德。服飾之戒。宜與君子偕老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鸛鳴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復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

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鳥

蠨蛸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敢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義也。

于菴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中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

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衛

淇澳。美武公之得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考槃。莊刺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驢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祗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之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黃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宗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稼，仕全身遠害而已。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樛，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焉。

鬼是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遺棄，棄其九族焉。采葛懼境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邱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鄭

縮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財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財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逐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朔州河上，久而不召，衆散

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道之以不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女曰雜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文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

人刺之。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籜兮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察蒙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手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之墮，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子矜，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出其東門。閉也。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野有蔓草。惠遇時也。君子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飛。相成之道焉。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關於馳逐。謂之好焉。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過是。惡作詩而去之。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候。忘天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感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魏

葛屨。刺褻也。魏地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如。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勦。刺不得禮也。國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

削。故作是詩也。

防姑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職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斂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閱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作其風俗甚深思遠儉而用禮
乃祥堯之遺風焉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
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善行大威子孫將有晉國焉

網罟刺晉亂也國亂則昏惛不得其時焉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鶉之奔奔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芣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說焉

秦

車鄙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小戎美襄公也。脩其甲兵以討西戎。西戎方隳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閤其君子焉。

策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終南成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嬴。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嬴。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

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

宛邱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毒其穢業。至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術門誘德公也。慮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如夫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防有鸛巢憂魏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好美色焉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困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萋楚疾志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曹

蟋蟀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鵲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幽

七月陳王卒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繫之艱難也

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

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憂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破命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服子頃曰自鹿鳴至著者者皆通文武脩大政定大亂豈太平是謂正小雅陸元祖釋文鹿鳴至著者二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

說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閉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報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采芣遺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獯豨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遺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芣以遺之出車以

勞還杖杜以勤歸也出書大傳文王伐昆夷采芣為伐昆夷而出車勞還率也

杖杜勞還率也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

矣

南陔孝子相戒之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亦集此二篇孔子時俱在遭戰國及秦世亡之其義與衆篇之義台編故在

南有嘉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鄭注由庚三篇亦遺世亂而亡之釋又云據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樂能樂印在南山有臺前與儀禮合

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忘其辭。

蒙蕭澤及四海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茂，樂齊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

六月，宣王北伐也。鄭注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則廢兄弟

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杜陂，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

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履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

不得其所矣。崇邱，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蒙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

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茂，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采芣，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上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還，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其還定安集之。至於於宮，無不得其所焉。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嚴之。

沔水規宣王也

鶴鳴誨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于靈王考室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按竹書紀年事在幽王六年梁大同歷唐大衍曆推算並合韻刊伯云今推授時曆是謂十月辛卯朔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辰限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至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為政也

按兩無正棘詩作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篇首有兩無其極我棘極二句據此序文脫一極字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為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傳朋友道絕焉

聚我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橫禍怨亂並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夫刺幽王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鐘刺幽王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強理天下以秦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大田刺幽王也言於寡不能自存焉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將命諸侯賞善罰惡矣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頓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言之武王焉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傲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賁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采芣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侯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

詩也

絲鑿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範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饌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後又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蒼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大雅陸氏釋文文王以下至卷何十八篇是文王武王周公之正大雅民勞至桑采五篇屬王之變大雅虞漢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瞻印召是二篇幽王之變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絲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早歲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申以百福千祿焉。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修德，莫若文王。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文王有赫，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帝，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既醉告太平也。醉酒能德，人有士君

子之行焉。近本告字並缺
從石經本

危懼成守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攷安樂之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嚮有道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先子復生先生訂正詩語，以此詩林楚語為
武公晚年作在平王世，此東遷以後詩也。

桑柔凡伯刺厲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卷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復賞申伯焉

卷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瞻仰允伯刺幽王大壞也

召旻允伯刺幽王大壞也是閔也閔天下無如召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車以祀文王焉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維清奏象舞也張子曰聲禮始大祀文王也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周易王用享於岐山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守告祭崇望也左傳武王克商作頌

執競祀武王也國語金奏肆夏祭造渠呂叔玉云即時邁執競思文先子謂三詩皆文公作

思文后稷配天也國語文公之頌

臣工諸侯助祭造于廟也

噍噍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振鷲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

有替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雞禘大祖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訪落詞王謀於廟也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露生之尸也按此當即孟子書高叟其人者而孟子述之毛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

下也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計篇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杜牧注曰道曰天曰地曰將曰法道者合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典制官道生用也梅堯臣注部曲分畫有制首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乃為之勢以佐其外杜牧注常法之外更求兵勢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挽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多算勝少算不勝况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謀攻篇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百戰而能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註智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知勝有五不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曰知己知彼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者每戰必殆

形篇

昔之善戰者為先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者敵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守則不足勝則有餘張預注取守之道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善戰者之勝也無知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勢篇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李登注當敵為正當出奇故善用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戰勝不過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敵人自致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知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閤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錯勝于眾眾不知能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于無形

軍政

兵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華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選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高陵勿向背邱勿迎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兵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九地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張預注率然連也率然者常山之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敵問兵可使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善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如使一人不得已也

司馬法

陳后山曰古司馬兵法用之故典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正百官均萬民故征討出於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田獵並兵法號曰司馬兵法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則權，權出于戰，不出于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受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通政作去殺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見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慮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失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懼也。大言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遠本不過百步，繼綏不過三舍。陽殿前曰繼，從不戰而後，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信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內來服，獄弭而兵服，聖德之至也。其次賢王制集法度，乃作五刑，典甲兵，以討不義，遵守首方。會諸侯，致不同，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天有功之君，偏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后土，告于先王。然後家宰做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歲，月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行無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無傷。雖過壯者，不殺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王刑授職。三代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率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財力訖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利同志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

義法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王士庶之義，必奉于父母，而正于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凌，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責不伐之咎，不伐之士，上之器，尚不伐則無求也。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而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

夏實于朝，善也。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實于朝，戮于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夏后氏鈞車，先正也。殷賓車，先疾也。周元戎，先良也。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難進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黑。

兵車不式，城上不趨，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廢民，有虞氏不賞罰而民可用，尚德也。夏實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

周以賞罰德，哀也。賞不踰時，罰不遺列，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兵三年不典，也。猶親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懼伯鬻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為道德包。包，古巴字通。鄭康成注言易道既此三事，故能成。范氏本作包。天下之道，德故云。包道之要，當也。

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主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雷風水火土澤之象，定矣。

孔子曰：八卦之序成列，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五仁者禮智信是也。夫萬物始出于震，東方之卦，陽氣始生，故為仁。成於離，南方之卦，陽得正于上，陰得正于下，算鼻之體定，故為禮。入于兌，西方之卦，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故為義。漸于坎，北方之卦，陰氣形威，陰陽氣合閉，故為信。夫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

行也。故為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聖人所以通天意。本書上文。理人倫而明至道也。王伯厚曰：服氏在傳注土為作。天地。是蒼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也。夫有形生于無形，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為天。

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為天。

濁重下為地

鄭注乃復變為一一變誤當為二二變為六六變為八不言者為是相推明耳九陽數言氣變之終二陰數言陰變之始則氣與形相應也

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

竝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成卦易氣從下生而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謂應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

陰以八為象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象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

而退變八之六故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于十五五音六律七變由此作焉故大衍之數五十所以成變化而

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于十五五音六律七變由此作焉故大衍之數五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鄭注國者徑一匝四故易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本萬物之宗也為上篇始尊之也離為日故為月日月之道陰

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為終言以日月終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

地主也為下篇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也王者則天而行與時消息不可安而忘危存而忘亡也從曾祖鈞台先生曰此易之綱領先生著易學沈

心取之冠于篇首

孔子曰益之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者正月之卦也天氣下施萬物皆益言王者之法天地

施政教而天下被陽德蒙主化如美寶莫能違害永貞其道咸受吉化德施四海能繼天道也王用享于帝者言祭天也三王

之郊一用夏正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者而成一體鄭注五日為一微十五日為一著方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皆泰益之卦

皆夏之正也此四時之正不易之道也

應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為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折當暮之月此應律數也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卦以應律應之數

鄭注應以記時律以候氣卒十五日一轉與應相成則三百六十日相為終地應之數有餘四中之一參差不齊故閏月定四時成歲合相應也

子曰參天者一三五也兩地者二四也陽之所以九也陰之所以六也乾坤

乾坤